

奉挚爱仁慈的安拉之名！

化育之主啊，你赐予了恩惠，那就请你增加恩惠吧。

赞美归于安拉！诸光的流布者；视力的开启者；诸秘密的揭示者；帷幔的升起者。祝福先知穆罕默德，他是众光之光，所有奉献者的领袖，全能之主所喜爱的人，饶恕之主的报喜者，全能之主的警告者，使非信士驯诫者，荒淫无度者的揭穿者。祝福他的家人和圣门弟子们——善者、纯洁者和被选择者。

在赞主赞圣【“赞主赞圣”一词是穆斯林的常用术语，意指对于真主的赞美和对于主的使者穆罕默德的赞美，“赞主”指的是前者，“赞圣”指的是后者。】之后，尊贵的弟兄呵，你曾经问过我——愿主引导你寻找最大的福佑，选择你登上那最高处，以真实之光润泽你的视力，并且涤除你内在里所有非真实之物——你曾经要求我为你揭示神圣之诸光的各种秘密，并顺带解释一下某些被颂读的经文和圣训的字面意义所指向的背后的深意。譬如主的这段话语：

“真主是诸天和大地的光，他的光明像一座灯台，那座灯台上有一盏明灯，那盏明灯在一个玻璃罩里，那个玻璃罩仿佛一颗灿烂的明星，用吉祥的橄榄油燃着那盏明灯；它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它的油，即使没有点火也几乎发光——光上加光——真主引导他所意欲者走向他的光明。”（《古兰经》24：35，40）

主把光完、玻璃、灯、油和树用来打比喻的意思是什么？

还有这段圣训：“安拉有七十个光和黑暗的幕，若主撤去那些幕，那么他的脸的荣耀肯定会燃烧掉每一个用其视力目见他的人。”

由于你提出这个问题，你艰辛地攀登上了如此的一个高度，以至于凡眼都无法测量；你敲响了一扇锁着的门，它只对知识精深的学者开启。而且，并不是每一种神秘都会被揭开和揭露，不是每一种真实都会被揭晓和展现，但是，“自由的胸膛是诸秘密的坟墓【这是一段圣训，意旨诸秘密只在自由的胸膛或者心中隐藏，也只为自由的胸膛而展现】，一位智者说：“泄露主的机密，就是否认主的一种行为【这段话出自作者的《宗教学科的复兴》一书的第三卷7—74段】。”的确，最先的也是最后的使者曾说：“有一种知识就像深藏之物，当它被谈起的时候没有人否认它，除了那些对安拉都自大傲慢的人。”当傲慢自大者变得多了的时候，那么要保存诸秘密脸上的慢子就变成必然了。但是我把你看作是一位心胸已经被真主通过光开启，且你的内在也被真主从自欺的诸黑暗上涤净了。因此，就这门学问而言，我会毫不吝啬的为你指点（它的）诸光辉和诸形式，以及暗示（它的）诸真理和诸精细之处。因为把真知从那些应得之人那里隐藏起来的担心，并不比把它交给那些不应得它的人更少。有诗云：

“谁若把真知交给愚人，那就是浪费它；

谁若对于应得之人隐瞒真知，则犯下了错误。”

所以，你必须满足于精简的一些指点，以及简单的一些提示。既然要证实这些讨论需要列出诸要点并解释诸细节，对此我目前的时间是不够的，我的关心和思想也没有转移到这方面。所有心灵的钥匙是掌握于安拉之手：当他意欲时，他开启它们，正如他意欲他所要意欲的。现在，我将要为你展开三个章节：

对盲人来讲，光既不显明，也不会使得它物显明。因此看的精神和显明的光的存在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它们对于觉察来讲是不可或缺的支柱。另外一方面，看的精神优越于显明的光，因为是看的精神在觉察，并且觉察通过看的精神而发生。至于光，它既不觉察，觉察也不会通过它而发生，但是觉察和它并在。因此，“光”这个名称更应该被冠之于“看着的光”，而不是“被看着的光”。

人们把光这个名称运用于看着的眼睛的光。他们说蝙蝠的视力的光是微弱的，近视眼者

的视力的光是微弱的，盲人缺乏视力的光，黑色聚集并且加强视力的光，神圣的智慧特别挑出黑色作为眼睑的颜色，并使得它们围绕在眼睛的周围用以聚集眼光。至于白色，它分散眼光，并削弱眼光，甚至由于长时间对其的盯视会使得眼光只能看到茫茫一片白。甚至，如果盯着太阳的光看的话，那么太阳光就会抹去眼光并使得眼光晕眩，正如弱方被强方抹去一样。因此，你已经认识到看者的精神被称作光，它为什么被称作光，以及为什么这个名称更可取。这是光的第二层含义，且是对特殊的人而言。

一个要点

要知道，视力的光有很多种缺陷：它看到其它的事物，但看不到自身；它看不到远离它的东西；它看不到帷幔后面的事物；它看到显明的事物，但是看不到非显明的事物。它看到存在物当中的一些，而不是所有；它看到有限的事物，而看不到无限的。在看时，它会犯很多错误：它把大的看成小的，远的看成近的，静止的看成运动的，运动的看成静止的。这就是和外在的眼睛分不开的七种缺陷。如果在众眼当中有一种眼睛免去所有这些缺陷，那么请告诉我它是否最应该被称作“光”这个名称？

要知道在人的心里有一只眼睛，它的属性就是如此完美，有时它被称作理性，有时被称作精神，有时被称作人的灵魂。但是不论怎么称呼，当它们变得众多时，它们使得视力微弱之人想象很多的意义。我们所说的这只眼睛指的是那种把理性之人从吃奶的婴孩、动物和疯子上区别开来的意义，因此让我们称之为“理性”，为了和大多数的人的术语保持一致。因此，我们说理性比外在的眼睛更值得被称作光，因为它有超越七种缺陷的能力：

眼睛不能看到它自身，而理性既能觉察它物又能觉察它自身的诸属性，由于它觉察它自身是能知的和有能力的。因此，它觉察到有关它自身的知识，它又觉察到有关它自身的知识的知识，它又觉察到有关它自身的知识的知识的知识，如此以至于无穷。这种特征对那通过身体诸器官来觉察的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里隐藏着一种神秘，要解释它太耗时间了。

眼睛的第二个缺陷是它不能够看到太远的和极近的，而近和远对理性来说则毫无区别。它在一转眼间就上升到诸天的最高处，又在转瞬间下降到诸地的最低点。不然，当诸真相被证实了的时候，有一点就会被揭示出来，即理性是如此的纯洁，以至于相对于物体而言的“近”和“远”的意义不是在其神圣的诸范围之内。理性是真主之光中的一个范例。一个范例尽管从来不会上升到同等的最高处，但它并不缺少一定的相似性。也许这个讨论会驱使你追问使者的以下的圣训的秘密：“安拉以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阿丹。”但是，我认为目前不合适就该主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眼睛的第三个缺陷是它觉察不到帷幔后的东西，然而理性在阿尔始、库尔希众天的帷幔之后、崇高者和最崇高的王国之间穿行，正如它穿行在它的特殊的世界里和与之相近的王国里一样，我指的是它独特的领域。或者，对于理性来说，所有的诸真实都不是遮蔽的。在理性被遮蔽之处，它的帷幔是由于某些和它相关联的属性而从它自身出发并且为了它自身。同样，当眼睑合上时，眼睛被从它自身上遮蔽了。关于这一点你会在本书第三章里得以理解的。

眼睛的第四个缺陷是它觉察事物的明显的方面和外表，而不能觉察它们的内在。或者说它只觉察到它们的模型和形式，而不是它们的诸真实。但是理性穿透事物的内在和它们的秘密，理解它们的真实和精神，追寻它们的次要原因、深层原因、目的和智慧。它发现一件事物由何而造，如何而造，为何而造，以及有多少种意义被包涵和组合在其中。它们占据哪一个等级上的存在，其和造物主的关系，以及它和其它被造物的关系，等其它很多论题，揭示这些需要很多时间，而我认为简洁更为相宜。

眼睛的第五个缺陷是它只能看到很多存在物的某些部分，整个理性诸对象和很多属于（其它）感官的诸对象都是在其视力之外的。因为眼睛不能够理解各种声音、气味、滋味、热、冷和其它官觉的能力，我指的是听觉、视觉、嗅觉和味觉。它也不能够理解所有那些精神性的内在的诸属性，比如欢乐、喜悦、不悦、悲伤、痛苦、欣喜、爱、欲望、能力、意志、

知识，以及不计其数的其它存在。因此，在范围上，眼睛是狭窄的，囿于它活动的范围，不能够穿越颜色和形状的世界的藩篱，而后者是所有实体中最粗劣的。因为形体就其根本而言是所有存在的分类中最为粗劣的，颜色和形状则属于它的诸特性中更为粗劣的。所有存在的事物是理性的范围，因为理性觉察我们已经列出的那些事物，还包括我们所没有列出的更多事物。因此，理性在所有的事物之间穿梭，并且对它们做出不可置疑的真实的判断。内在的诸秘密对它来讲是显明的，隐藏的意义对它来讲是被揭示的。那外在的眼睛如何能够和他相媲美，并且那有权力寻求“光”这个美名呢！

不，眼睛相对于其它事物来讲是光，但是相对于理性来讲，它则是黑暗。或者也可以这样说，眼睛是理性的间谍之一，它被委托了理性的诸仓库当中最粗劣的一即诸颜色和诸形状的仓库——以便于眼睛可以把这个世界里的信息带到理性那里，理性接着根据自己洞察力的看法和敏锐的智慧的需要而就这些信息做出判断。

五种官觉是理性的间谍，除此之外，它在内在里还有很多间谍：想象，幻想，思考，回忆和记忆。在这些间谍之后，还有很多仆人和士兵，它们供理性在自己的特有的世界里调遣。理性驾驭它们，并且任意处理它们，就像一个国王管理其诸臣一样，或者比这更盛。要解释这个需要太长的时间，我已经在《宗教学科的复兴》一书中“心灵的诸奇妙”一章里提到过。

眼睛的第六个缺陷是它不能看到无限的，因为它看到的是物体的属性，而物体只能被作为有限的形象来被觉察。但是理性能够理解知识，而知识则是不能被作为有限的来理解。诚然，当理性观察有区别的知识时，呈现于它的只能是有限的。但是，它有能力去洞察无限的。然而要解释这个需要化很多时间。如果你想要一个例子，那就从明显的事物当中给你举一个例子吧。理性洞察数目，而数目是无限的。也可以说它洞察 2，3，等等的倍数，没有人会想象出有一个终点。它洞察数目兼各种不同的关系，对此也找不出一个头。最后，它洞察他自身关于某物的知识，他对于那件事物的知识的知识，以及它对于它的知识的知识的知识。所以，单就这一个例子来讲，理性的能量是无限的。

眼睛的第七个缺陷是它把大的看成小的。因此，它看太阳不过一个盾牌那么大，而星星们则像蓝地毯子上散缀的迪纳尔。然而，理性认识到星星和太阳比地球大很多倍。眼睛看星星似乎是不动的，且眼睛所看到的影子也是静止不动的，而且成长中的婴孩也没有变高。但是，理性认识到婴孩在不断的成长和变大中是运动的，影子则一直运动着，星星在每一个刻都穿越遥远的距离，正如使者对大天使吉卜利勒说的：

“太阳移动吗？”

大天使吉卜利勒回答说：“没有——是的。”

使者问道：“怎么会是这样？”

对方回答说“在我说‘没有’到‘是的’之间，它已经穿过了相当于五百年的距离。视力会犯很多种错误，而理性则是超越这些的。你也许会说“我们也看到那些拥有理性的人在思考中犯很多错误。”

你要知道，这些人有各种想象、幻想和信念。他们以为这些 f91 的判决和理性的判决是一样的，因此错误可以归结于这些。我在《(Mi' ar Al Ilm)》(知识的准则)和《(MahakkAl Nazar)》(思考的基石)两本书里解释了所有这些。

理性一旦从幻想和想象的蒙蔽下脱离出来，那它就不会犯什么错误，相反它将会看到事物本来的面目。但是，理性要达到这种脱离，是极端困难的。它从这些事物的拖曳中完全的脱离只会是在死后，那时捆绑被松开，秘密被揭露，每个人面对他已经准备好的善或恶，他要亲见一本簿子，“不论大罪小罪，都毫不遗漏。一切都加以记录 1101。”那时，他们将被告知“现在我已经揭开你的蒙蔽，所以你今日的眼光是锐利的 1111。”

这儿的“蒙蔽”就是指想象、幻想和其它事物的蒙蔽。这个时候，那些被其幻想、坏的信仰，以及非真实的想象所迷惑的人将会说：“我们的主啊！我们已经看见了，听见了。求

你让我们转回去，我们将做善事。我们确实是确信者(121)。”

通过这个讨论，你已经认识到眼睛比众所周知的光更值得“光”这个名称。你也认识到理性比眼睛更值得“光”这个名称。的确，在这两者之间区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说理性更值得一或者毋宁说，只有理性真正的配得上这个名称。

一个要点

要知道，尽管理性看，但是它所看的对象并不都在同一个样式上。相反，其中一些在理性那里仿佛是本来就在的，比如自明的知识。比方说理性知道一事物不可能同时是永恒的又是被造的，也不可能同时是存在的又是不存在的；一个论题不可能同时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若就某一事物下了一个判断，那么对于类似的事物可以用相同的判断；当一个更具体的事物存在时，更笼统的也必须存在。因此，如果黑存在，颜色就必然存在；如果人存在，动物必然存在；但是，在理性看来，与此相反的不一定是必然的。因为有“颜色”，并不必有“黑色，’；有“动物”，并不必有“人”。还有其它一些有关必然的、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事物的自明的论断。

另外一些看的对象当被提交给理性的时候，并不始终和理性有关联。不然，它必须被摇醒，火在它之内必须被点燃，它必须通过提醒来注意它们，就像一些命题（需要被论证）一样。然而除了智慧的言语以外，没有什么可以使得事物引起它的注意，因为当智慧之光照耀时，理性能够事实上看到，此前它只是潜在的能够看到。

最伟大的智慧是安拉的言语（Kalām），尤其是他的言语当中的《古兰经》对于理性的眼睛来说，《古兰经》的节文就像是太阳之光相对于外在的眼睛，既然看通过它而完成。因此，《古兰经》最应该被称作光，就像太阳的光被称作光。《古兰经》就像太阳之光，理性就像眼睛之光。于是，我们就理解了下面这节经文的意思：

“故你们当信仰真主和使者，和他所降示的光明。真主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古兰经》64：8）

“众人啊！从你们的主派遣来的明证确已来临你们，我已降示你们一种显着的光明。”（《古兰经》4：174）

对于这个要点的一些补充

从这个讨论里你已经学习到有两种眼睛：一种外在的，一种内在的。外在的眼睛来自于感觉和可见的世界。内在的眼睛是源自于另外一个世界——即统驭界。这两种眼睛的每一种都有一个太阳和一种光，借此视像得以完美。这两个太阳当中的一个是在外在的，而另外一个则是内在的。外在的太阳属于可见的世界，它是感觉所能觉察到的太阳，另外一个属于统驭【“麦勒库体”（统驭）一词来自于《古兰经》6章75节，7章185节，23章88节，36章83节。该词也可以翻译为“上界”。中国的穆斯林先辈们一般把该词译为“秒世”，读者可以这几层意思来理解这个概念所内涵的意蕴】界。它是《古兰经》和主所启示其它的经典。

当这一点已经被完全的揭示给你的时候，那么统驭界的诸门中的第一道门就已经为你打开了。在这个世界里有各种各样的奇迹，这个可见的世界和它们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旅行到这个世界，那么当这种短步【“姑苏勒”一词意指不充足，不够，惰性等意义。这里我直接翻译为“短步”，这是一种中国清真寺里的阿訇常用的一个词汇，比较形象和具有文学意味，表示一个人停止在某一点上而没有向前继续走的意思】使得它坐在可见世界的低谷的时候，它始终是一只野兽，缺乏人性的具体的特征。或者毋宁说，它比一只野兽更加迷误，因为野兽并没有幸运的被赋予可以用来飞向这个世界的翅膀。这就是为什么真主说：“这等人好像牲畜一样，甚至比牲畜还要迷误。”

也要知道可见的世界和统驭界相比较而言就像外壳相对于果仁，形式和模子相对于精

神，黑暗相对于光，低的相对于高的。那就是为什么统驭界被称作高界、精神界和光界。与之相对的是低界、物质界和黑暗界。不要以为这儿的“高界”指的是诸天，只是由于它们与可见的和可感的世界而言是高的且在上面的，并且野兽们也能够觉察到它们。统驭界之门不会对一个人仆人开放，他也不会成为统驭界的一份子，除非大地在他的真实里变成不再是大地和诸天，每一个进入感觉和想象之下的都变成他的大地，包括诸天。凡是超越感觉的都是他的天。这就是每一个旅行者在靠近主的存在旅途上的第一个阶梯。

人已经被遣送到低中最低的，从那里他要爬回到最高的世界。至于天使们，他们是统驭界的一部分他们奉献于神圣的存在，并且从那里俯视最低的世界。由于这个原因，使者说：“真的，主在黑暗中创造了被造物，然后他把他的一些光泼洒在它们之上。”使者还说：“真主有天使们，他们对于人们的行为比人们自己更清楚。”

当使者们上升到最远的那个阶梯，他们从那里俯视低处，也就是说他们从高处凝视低处的时候，他们知晓了仆人们的心灵，并且凝视着未见世界的诸学问当中的一定的数量。因为，当某人处于统驭界时，他是和真主在一起，“真主那里有未见世界的诸钥匙。”换言之，从真主那里存在物的各种原因下降到可见的世界里，可见的世界是这个世界（统驭界）的诸效果之一。可见世界源自于统驭界就像阴影源自于投下影子的事物，果实源自于树，结果源自于原因。诸结果的知识的钥匙只能在它们的诸原因里找到，因而可见世界是统驭界的一个象征，这一点我将来在解释“完、灯和树”一节时会提到。这是因为结果和原因相比较起来总是或远或近地有某种相类或者相似之处。但是这一点需要深入的探究。一个人若晓得了它的真实的内在的话，那么《古兰经》里所有象征的真实就会很容易的为他而揭示

回到真光的一个精髓

我们说：“能够看见自身以及他者的东西，更配被称作‘光’；如果那是某物在看自身以及他者之时也能够使得其它东西看见，那他就比那对于其它东西发挥不了任何作用的东西更值得被称作光。或者说，既然他把光倾泻到其它物体上，那他应该被称作一盏‘明灯’更为合适，这种特性在神圣的先知性的精神里可以被看到，因为正是通过这种精神很多种类的知识被倾泻到众生上，于是我们理解了真正称呼穆罕默德为一盏‘明灯’的意义。所有的先知都是灯，学者们也是，但是先知和学者们之间的差别是不可计量的。”

精论

如果把那视像之光所来自之物称作一盏“明灯”是合适的话，那么用火来指涉那点燃灯自身的东西是合适的。因此，这些世间灯起初只能从高界之光上被点燃。至于那神圣的先知性的精神，“它的油闪闪发光，即使没有油触及它日。”但是，当火触及它的时候，它只是变得“光上加光。”

世间的精神被点燃之处应该是（被称作）高的神圣的精神，那是被阿里和伊本·阿巴斯一愿主喜悦他们一两个人都描述道：“真主有一个天使，他有七万张脸；在每个脸里有七万只舌头，他通过所有这些赞美真主。”正是这个天使站在所有其它天使的前面，因为据说复生日是“精神和天使们排班站立之日。”当从众世间的灯是从其上被点燃的这个事实来看这个精神时，那么这个精神所有的唯一的比方就是火。并且一个人只有“在山的一边，才能和这个火靠近。

精论

如果那点燃众世间之光的天界的光有一个等级，一个点燃另外一个，那么最靠近第一源泉的光更应该被称作光，因为它在等级上是最高的。在可见世界里用来理解这种等级的一个比方是设想月光通过一个窗户进入一座房子，落在墙上的一面镜子上，它又被镜子反射到对面的墙上，又从那墙上到达并照亮地面。你知道那地面上的光来自墙上，那墙上的光来自镜子上，镜子上的光来自月亮，并且既然光是从太阳照射到月亮上，因此月亮的光是来自太阳

的光。这四种光在等级上有高低之分，一些比另外一些更高级更完美。每一个都有一个可知的位份和一个特殊的等级，它不会逾越。

知道已经向有洞察力的人揭示了主统驭的众光只有在不同的等级里被发现，被带近的那个光是和极限的光最接近。因此，下列情况不是不可能的：伊斯拉非勒【伊斯兰的信仰体系中除了相信地球生命外，还信仰有其它的生命存在，比如天使界的存在。天使界里最为有名的天使比如伊斯拉非勒天使、哲白勒拉天使、马立克天使等，这些天使都各司其职，其中哲白勒拉天使是专门把主的启示传达给人间的众先知，比如亚伯拉罕、耶稣和穆罕默德等】天使高于哲白勒拉天使的等级在天使当中有一个由于他的等级和众光之源的主的所在之处的接近而更接近主；在天使当中有最远的；在这两者之间有如此多的等级以至于无法计量。就有关这些光的等级唯一所知道的是它们数目众多，并且它们的等级取决于它们的位份和品级。它们就像它们自己所描绘的，它们自己说：“我们人人都有一个指定的地位，我们必定是排班的，我们必定是赞颂真主的网。”

精论

既然你已经认识到光有等级，也要认识到这个等级不是无穷继续下去的，而是会上升到第一源泉。第一源泉在他自身内并且通过他自身是光，他的光不来自其它任何东西。所有的光根据等级从这个光里得以照射。现在想一下“光”这个名称用在那一个更合适和值得：那被照亮的并且从其它上借光的，还是那自身是光明的并且把光赐给所有其它的？我认为有关这个真理没有从你那里隐藏。一因此，已经证明了“光”这个名称用来指那极限的，最高的，在他之外无光，并且光从其上降至其它的光更为合适。

一个事实

或者我宁肯一毫不颤抖的一说对于第一光之外的事情冠以“光”的名称完全是一种譬喻，因为在第一光之外的任何东西从他自身来看是没有光的。相反，他的光泽是借自于其它，并且这种借来的光泽不能维持自身，而是要通过他者。把被借物归于借者是一种完全的比喻。你认为如果一个人借来了衣服，一匹马，一个毯子，和一个鞍子，并且当借出者允许他只在某个时候、某种程度上骑着那匹马的时候，借者真的是富有还只不过是比喻性的富有呢？是借出者富有还是借者富有呢？答案很明显！借者本身是穷的，就像他从来如此，唯一的一个富有者是借出者。借贷和礼物都是来自他那里，东西都要被归还和收回到他那里。

所以，真正的光是他，“创造和命令在他的手里，光明从他那里起始并且通过他而后被保存。没有谁能和他并称这个名字，或配的上这个名字，除非他以之为其命名，并且通过如此命名而赐其恩惠，就像一个主人赐予他的仆人恩惠—给予他的仆人财产并且称呼这个仆人为主人。当真实被揭示给仆人的时候，他知道他自身和他的财产只属于他的主人，他的主人是独一的，绝无任何匹配。

一个事实

现在你认识到光返回到显明，返回到使得（它物）显明，返回到它的不同的等级，你应该知道再没有比非存在的遮蔽更密的黑暗了。因为黑暗的东西被叫做“黑暗”是因为视力不能到达它，因此对于观察者来讲它没有变成一个存在物，即使它自身存在。一个对他者或者自身而不存在的东西怎么能不是最黑暗的？它和存在相反对，而存在则是光。毕竟，自身不显明的东西对于他者也不会是显明的。

存在可以被划分为某物自身拥有的存在和从他者那里拥有的存在。当一个东西从他者那里拥有存在，他的存在是借来的，不能够维持自身。当这个东西从他自身来看他自身的时候，那么他纯粹是非存在的。他只有当被归于他者时才存在。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就像你在借衣服和财富的那个例子里得出的结论一样。因此，真实的存在是真主，就像真实的光是他一样。

众真实之真实

从这里，知者【“知者”一词是从“阿瑞夫”一词翻译而来，在伊斯兰的神学一教义学史上主要指的是哈拉吉、伊本·阿拉比、哈桑·纳赛尔等人】从比喻的低地攀上了真实的高地，他们全美了他们的上升，然后他们亲眼看见除了真主，无物存在，并且“除了安拉的脸之外，万物都要毁灭【《古兰经》28：88】。这节经文马坚译为“除了主的本体外，万物都要毁灭】”

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事物都在一个时间或在其它时间朽坏，而是从永恒无始到永恒无终的在朽坏着。只能这样来理解它，因为当除他之外的任何事物从其本质来看，它是完全的非存在。但是，当从他的脸—存在从第一真实上流向他—来看的时候，他被视作存在者，不是在他自身里，而是通过给予接近给予存在者的脸。因此，唯一存在的是真主的脸。

每一件事物都有两张脸，一张脸朝向他自身，另外一张脸朝向他的主。从他自身的脸来看，他是非存在；但是当从主的脸来看的时候，他存在。因此，无物存在，除了真主和他的脸：除了他的脸，万物都要毁灭[27]，从永恒无始到永恒无终。

知者不需要等到复生日来听创造者宣布“今日权柄是谁的？是独一至尊的真主的四。”因为这种宣称一直并且永远在他们的耳朵里回荡；他们也不理解“真主是最伟大的”是指真主比其它事物都伟大这种说法。真主禁止，毕竟没有什么东西和真主一并存在，并且使得真主比他伟大。或者毋宁说，除他外无物拥有“并在”的品级，或者是随从的品级，更不可能是存在的品级，除了（因着）靠近他的脸而存在。任何事物都只有相对于接近他的脸而存在，唯一存在的东西是他的脸。若说真主比他的脸更伟大是不可能的。毋宁说，“真主是最伟大的”的意义是说对于任何关联或比较来讲，真主太伟大了。对于他之外的任何一个要理解他的壮丽的内在的意义的人—不论是一个先知还是一个天使—而言，他是太伟大了。毋宁说，除了真主，没有人知道真主最内在的知识。或者毋宁说，知识的任何一个对象如果都会进入知者的能力和掌握之中的话，那么这必然和主的伟大和尊严相冲突。关于这我已经在《al—Maqsad al—Asn a fi ma a ni asm i—Ilahi—al Husn n》（真主的美名之含义中的最高目标）一书中论述过。

一个指示

知者在上升到真实的天以后同意他们看到除了那真实的一存在外，无物存在。他们中有一些人在知性的层面上达到这种状态，而另外一些人则通过品尝达到它。复数被完全的从他们那里摈弃，他们完全的沉静于绝对的单一中，他们的理性能力变得如此满足，以至于在这种状态里他们晕眩了。在他们里再也没有任何余地去记起真主之外的其它，或者是记起他们自身。无物和他们在一起，除了真主。他们变得如此的逃避，以至于他们的理性的权威被推翻了，因此他们当中一个会说“我是真实”，另一个说“荣耀归于我，我的状态多伟大”，另外一个还说“在我的袍子里什么也没有，除了真主。”

爱者们在这种陶醉状态下的言词应当被隐藏而不要被流传和散布。当这种陶醉退却时，理性的权威—那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一杆秤—就被还回给他们，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所经历的并不是合一的真实，而是类似于合一的。这就像因为爱者在处于极度热情的爱中所说的话：

我是我所爱的他，

我所爱的他是我！

下列情况不是不可能：即一个人，他未曾见过镜子，一个镜子被突然的呈现在他的面前，他向镜子里面一看，以为他所看见的形相是和镜子是一体的；同理，一个人可能看见一只玻璃杯中的酒，就以为酒就是玻璃杯的颜色。当他习惯了这种状态（定下神来）以后，他就会向真主请求原谅，并且说：

玻璃杯是清楚的，酒是清楚的，

二者是类似的，但是事情被搞混淆了，

仿佛只有酒没有玻璃杯

或者只有玻璃杯而没有酒。

“酒即杯子”和“仿佛酒即杯子”这两种说法之间是有区别的。

当这种状态占优势的时候，对于拥有这种状态的人来讲被称作 **Fan a**（寂灭），或者毋宁把它称作从寂灭上寂灭。因为这种状态的拥有者从他自身上寂灭，而且从他自己的寂灭上寂灭，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即意识不到自身，也意识不到他对于自身的无意识。如果他意识到他自己的无意识，那他仍然会意识到他自身。对于沉静于其中的人来讲，这种状态被称作合一。根据比喻的语言，这种状态被称作合一；或者根据真实的语言，这种状态被叫做宣称真主的合一。在这些真实之后也有神秘，但是要跳进去需要化太长的时间。

结论

也许你渴望知道主的光和众天以及大地相关联的脸——或者毋宁说真主的脸在他的本体里是众天和大地之光。既然你已经知道真主是光，除他外没有光，他是众光的全体和宇宙之光，那么对你隐瞒这种知识是不合适的。这是因为光这个词是用来表达事物借此被揭晓的东西；在更高的层次上，他是事物借此并为此而被揭晓的东西；在更高的层次上，他是事物借此、为此、并且由此而被揭晓的东西。因而，在真实的意义上，光是那事物借此，为此，且由此而被揭晓，并且在此之外没有任何光来点燃并补充这个光。他在他自身内，从他自身，并且为他自身而拥有光，并不是来自其它。而且，你知道只有第一光拥有这些性质。

除此之外，你知道众天和大地充满了来自两个品级上的光：归于视力的光；以及洞察力的光；换句话说归于感觉的光和归于智力的光。至于视力的光，那光是我们在众天所见的星星、太阳和月亮，以及我们所看到的洒满地球上的它们的光线。通过它，各种颜色变得显明，尤其是在春季。这种光也被洒满所有动物、矿物，以及各种存在物上面。如果不是这些光线，颜色将不会显现——或者说不会存在；对于感觉来讲比较显明的所有的形状和度量都是通过颜色的功能而被觉察的。如果没有这些光线，觉察颜色是不可能的。

至于那超感觉的理性的众光，它们充满了更高层次的世界；它们是天使们的实质。这些光也充满了第一级的世界；它们是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通过第一层的人的光，底层世界里的正确的秩序变得显明，就像通过天使的光，高层世界里的正确秩序变得显明一样。这就是真主说下面这些话时所指的：

“你们应当崇拜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他用地上的土创造你们，并使你们在大地上居住，故你们应当向他求饶，然后归依他。我的主确是临近的，确是有求必应的。”（《古兰经》11：61）

又，主说：“真主应许你们中信道而且行善者（说）：他必使他们代他治理大地，正如他使在他们之前逝去者代他治理大地一样；他必为他们而巩固他所为他们嘉纳的宗教；他必以安宁代替他们的恐怖。他们崇拜我而不以任何物配我。此后，凡不信道的，都是罪人。”（《古兰经》24：55）

又，主说：“还是那答应受难者的祈祷，而解除其灾害，且以你们为大地的代治者呢？除真主外，难道还有应受崇拜的吗？你们很少觉悟。”（《古兰经》27：62）

又，主说：“当时，你的主对众天神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他们说：‘我们赞你超绝，我们赞你清静，你还要在大地上设置作恶和流血者吗？’他说‘我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古兰经》2：30）

一旦你了解了这个，你就会知道整个世界是充满了显明的可见的众光和非显明的理性的众光，然后你就会了解下面的：低一点的光从另一个上流出，就像从灯上流出一样，神圣的先知性的众精神是从高层次的精神上被点燃的，就像一盏灯被一种光点燃，有一些高层次的东西相互点燃，他们的等级是位份的等级，而后他们都上升到众光之光、他们的起始、他们的第一源泉。这是唯一的主，他没有匹配。所有其它的光都是借来的，唯一真实的光是真主的。万物都是他的光——或者说他是万物，或者说除他之外无物拥有一个他性，除了在比喻的

意义上。因此，除了他的光，没有光。所有的光都是来自接近真主的光，而不是来自真主的本体，所以所有事情的面向都是面向真主的，朝向真主那一边的，“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无论你们转向哪方，那里就是真主的方向。真主确是宽大的，确是全知的[29]0”因此，除了他，没有主，因为“主”表示的是脸通过崇拜和认主而朝向之处。这儿我指的是心的众脸，的确正像除了他没有主，除了他没有他，因为“他”是用来表达可以用来指向的东西，而所有的指向都是对于他，或者说每当你指向某物时，事实上你在指向他。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那是因为你对于我们所提到的“众真实之真实”漠不关心。

（一个人）指向的那不是太阳的光而是太阳。这个例子的明显的意义是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和真主相关联的，就像光和太阳相关联一样。因此，“除了真主外，没有主宰”是普通人对于主的统一性的宣称，而“除真主外，无他”是那被选择者对于真主的统一性的宣称，因为这种对于真主的统一性的宣称更彻底，更具体，更完全，更值得，更确切。他更能够使其拥有者进入完全的独一和最高的一。

被造物上升到最后一站是独一的王国。在它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地方要上升。当没有多时，上升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上升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要求上升所起始的地方和上升所朝向的某物。但是，当多消失时一就被确实了，关系就失效了，各种指示就被清除了。剩下的即没有高也没有低，没有下降也没有上升。攀登是不可能的，因此上升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最高之外，没有高。一不和多并存，并且当多被否定时，也没有上升。如果这种状态有什么变化，那是通过降到这个世界的天（近天）——也就是说通过从高处看低处，因为最高的没有更高，尽管它有更低。

这是最后的目标，以及所寻求的万物的终点。谁若知道他，那就知道他；谁若否认他，那是对他无知。他属于“一种知识，像隐藏者的帷幔；没有人知道他，除了那认识真主的人。当他们谈及他时，没有人否定他，除了那些对于真主迷惑的自大者。”

学者们有可能会说“下降的近天”指的是一个天使下降，因为学者们弄出了更多的不可能的想法。例如他们中一个人说沉潜于独一性中的人也降到近天，也就是说他下降来是用运他的感觉或者移动他的四肢，这是在真主的话里被暗指的：“我变成他的听觉，他借此来听；我变成他的视觉，他借此来看；我变成他的舌头，他借此来说。”当真主是他的听觉，他的视觉和他的舌头时，那么只有他在听，在看，在说，这是在他的话里暗指的。“我病了，你没有来看我”，等等，直到这段圣训的结尾。所以，这个已经意识到真主的统一性的人的行动是来自近天。他的感觉比如听觉和视觉来自更高一层的天，他的理性能力是在那之上。他从理性能力的天上升到所有被造物所能上升的最高度。单一性的王国完成七个层次，然后他坐在独一性的宝座上，并且从那里统驭着他的诸天的各个层次。

一个观察者有可能在思考这个人的时候会说真主以“至慈者的形式创造了阿丹”，直到他仔细思考，并且他认识到这种说法有一个解释，就像“我是真实和荣耀归于我”的言词一样，或者更像真主对穆萨说的“我病了，你没有来看我”，以及他的“我变成他的听觉，他借此来听；我变成他的视觉，他借此来看；我变成他的舌头，他借此来说。”关于这些，我不再澄清，因为我看到你不能够担负比这更巨大的东西。

一些帮助

也许你的期望并没有上升到足以接受这些言词的高度，而是在它们上升到顶点以前就停下了。所以，你为自己选择那些更接近于你的理解和更适合于你的弱点的那些言词吧。

要知道你可以认识到下面这个事实的意义：相对于可见的视力的光，真主是诸天和大地的光。例如当你在明朗的一天看到春季的光和绿色时，你不怀疑自己看到了颜色。但是你也或许会认为你没有看见和颜色相随的任何其它东西，因为你说“我看不到任何在绿色之外和绿色相伴的东西。”一伙人在这一点上想当坚持，因为他们认为光没有任何意义，在颜色之外没有任何东西，除了颜色。因而，他们否认光的存在，尽管那是事物中最显明的。如何不会

是这样呢？因为通过它，事物变得显明。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是光在它自身里被看见，并且通过光其它东西被看见。

当太阳落下时，当灯被熄灭时，当夜幕降临时，否认者会觉察到在阴影处和明亮处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于是，他们承认在颜色之外存在光，光和颜色一同被觉察，就仿佛光的揭开的强烈阻止它被察觉，它的显明的强烈使得它被隐藏。它的显明也许会是遮蔽的原因，当一件事情超过它的极限时就会走向它的反面。

现在你既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你应该知道有识见者看任何一件事情都会看到真主相随于他。他们中有人也许会补充说“我看任何一事物都会看到真主在它之前。”这是因为他们当中一个也许是通过真主看事物，而另外一个也许是通过事物看事物，并且看他。前者的比喻就像下面他的话：“难道你的主能见证万物还不够吗 1301？”后者的比喻就像下面他的话：“我将在四方和在自身中，把我的许多迹象昭示他们[31]。”前者是见证的拥有者，后者则是他就有关他而得出的结论。前者是真诚者的品级，而后者则是学者们的品级。在这两者之后除了那些昏馈者和被蒙蔽者的品级外别无其它。

既然你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你应该知道就像万物通过外在的光而对眼睛变得显明，万物通过真主对于内在的洞察力而变得显明。真主和万物在一起，不和它们分开的。然后，他使得万物显明。同样，光和所有的事物在一起，并且通过光事物变得显明。但是，这之间有一个区别：可以想象由于日落外在的光可能会消失。光被遮蔽，从而阴影出现。至于那使得万物变得显明的光，它的消失是不可想象的。或者毋宁说要他变化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永久和万物同在。

因此，通过区分而求证的道路被切断了，如果可以想象真主（的光）是不在的，那么诸天和大地必毁灭了。因此通过区分将会觉察到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将会迫使（人）认识到万物借以显现的那个（原因）。但是，既然所有的事物都是在见证创造者的独一性上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区别就自然消失了，道路自然隐蔽了。

达到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明显的途径是通过对面。但是，当某物即不变又没有对立面时，所有的状态在见证他上是相似的。因此，下列情况不是不可能，即真主的光被遮蔽，这种遮蔽源于光显现时的那种强度，对于他的昏聩无心是来自于他的明亮的光芒。所以，荣耀归于他，由于他的显现的强度，他从被造物上被隐藏；由于他的光的灿烂，他从他们上被遮蔽。

有些人可能会不理解这些话的最深层的含义。于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即“真主和万物是在一起的，犹如光和事物在一起”，理解为他是在每一个地方——他是如此的崇高和神圣，不可能被归于某个地方！也许避免激起这种想象的最好的方式是说他是先于万物，他是高于万物，他使得万物显明。但是，在那些有洞察力的人看来，使得显明的东西是不可能从被显明的东西上分开的。这就是当我们说“他和万物在一起”时的含义。而且，你也明白使显明者是先于被显明者的，并且也高于被显明者的，尽管就某个方面来说他是和他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从某个方面他是和他在一起，从另外一个方面，他是在他之前的。所以，你不应当认为这儿有任何矛盾。在你的知识的层次上，我从可感知的物体里举一个例子试想一只手的运动是如何伴着它的影子的运动而同时先于影子。一个人若其心胸里装不下这种学问，那么他就应该放弃这种学问。每门学问都有人（追求），并且“每个人被造化了其易于做的。”

第二章：对于龕、灯、玻璃、树、橄榄和火之诸象征的解释

解释这种（象征）首先要求两种支柱性的考虑，在这两者之间有无限广的范围，我会通过暗示和撮要（的方式）来对此两者加以指点。

第一种解释象征的秘密和方法；意义的精神在象征的样式里被把握的方面；在象征的意义之间如何建立联系；在可见世界（象征的豁土被由此取出）和主统驭界（意义的诸神由此下降）之间如何对照。

第二种是有关人类赫土的精神层次，以及他们诸光的品级——既然这种象征被拿来解释这些。因此，伊本·麦斯欧德对此说道：

“在一个有信仰之人的心里，他的光的象征是一个光完。”

伍拜伊·伊本·凯尔布对此说道：“光的象征是有信仰之人的心。”

第一个柱子：有关运用象征的神秘和方法

要知道宇宙有两个世界：精神的和物质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说是感觉的和理性的，或者高的和低的。所有这些词汇在意义上是相近的，只有当从不同角度看的时候它们才有区别。因此，当你从这两个世界本身去看它们的时候，你会称物质的和精神的；当你从它们以及体察它们的眼睛的关系来看的时候，你会称感觉的和理性的；当你从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看的时候，你会说高的和低的。

你也许会称这两个世界其中的一个是王的世界和可见世界，而称另外的一个是未见的世界和主统驭的世界。一个思索这些句子诸真实的人可能会因这些句子的多样性而变得困惑，并且想象出很多意义。但是，一个人当诸真实被揭示给他的时候，这会使得意义成为根本，而语句成为附属。在弱者那里，这种情况正好相反，因为他们从语句上寻求诸真实，真主用他的话指示这两种人，“那一步一跌的人是至得正道的？或是那在正路上端然行走的人呢？”现在既然你已经认识到两个世界的意义，那么也要知道主统驭界是一个未见的世界，因为他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隐蔽的。而感觉的世界是一个可见的世界，因为每个人都目睹它。感觉的世界是通向理性的世界的一个梯子，因为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没有联结和关系，那么上升到理性世界的道路就被堵塞了。如果上升是不可能的，那么向主的旅行和接近主也是不可能的。

没有人会接近真主，除非他走进神圣的围场中间。超越感观和想象的洞察之外的被提升的世界，我们称此为神圣的世界。如果从整体上去观察它，注意到没有神秘东西会离开它，并且它之外的任何东西不进入它，那么我们称之为“神圣的围场”。我们也许会称人的精神——它是神圣闪烁的一个渠道——“神圣的川谷”。在这个围场之内还有其它围场，其中一些比另外一些更强烈的浸入神圣的意义。但是，“围场”这个词汇包涵其所有的层次，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些语句对于那些有洞察力的人来讲是胡言乱语。

现在我忙着解释提到的每一个词汇，这反而妨碍我达到目的，而使得你也忙于理解这些词汇。所以，我现在要回到要旨上来。

我说可见的世界是通往主统驭界的梯子，在“正道[33]”上旅行包涵攀登这个梯子。一个人可以称这种旅行行为宗教和引领之地。如果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没有关系和联结，从一个世界上升到另外一个世界是无法想象的。因此，神圣的仁慈使得可见世界和主统驭界相对照；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在主统驭界里有一个象征之物的。

有可能一件事情是主统驭界里的许多事物的象征，并且主统驭界里的一件事情在可见世界里有很多象征。一件事情是一个象征，只有当它由于某种相似性和对应性而和某物相仿并且相对应。要例证所有的这些象征，就需要对于两个世界里所存在的（做一次）全部的彻底的考察。人类的力量是不足于进行这样的考察，并且不能够理解它，因为短暂的生命是不足够去解释它。我最能够做的就是让你熟习一个例子。然后，你可以从少到多推出结论。寻求对于这些种类的神秘之解释的门为你而开启，因此我说：

在主统驭界有高尚的和发亮光的物质叫做天使，从这些天使流散出光射到人类精神上，

并且由于这些光，这些天使可以被称作“众主”——这就是为什么真主是“众主之主”。这些天使们在他们光的亮度上有着不同的品级，因此他们在这可见世界里的象征是太阳、月亮和众星星是合适的。

在路上的旅行者首先到达天使那里，天使的等级是众星星的等级。他的光的射线对他变得清楚。事实被揭晓给他，即第一层的世界是完全处于它的统治的权威以及它的光的照射下。由于它的美丽和它的等级的高尚，有个念头出现了，他说：“这是我的主！”（《古兰经》6：76），然后，当那更高的一其等级是月亮的等级——对他变得清楚时，他看到星星相对月亮来讲进入了降落的位置。于是，他说：

“我不喜欢降落者。”（《古兰经》6：76）

他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上升，直到他到达了其象征是太阳的那位天使，他看到它更伟大更高，所以他认为太阳就它自身和那位天使比较而言更能接受这个象征。但是，和完美的东西有关系这本身就是不完美，因为（他发现）太阳也落了下去。故此，他说：“我确已崇正地转向那个创造了诸天和大地的（主）。”（经文中的）“安勒兹（那个）是一种没有任何对应的关系的暗指。如果有人说：“‘那个’的象征是什么？”那他给不出任何答案。只有和任何关系都不兼容的才是第一的，真正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一个游牧人对真主的使者说：“真主的谱系是什么？”

真主针对这个游牧人的问题降示如下的启示：“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其意义是指真主的“谱系”对于任何关系来讲太神圣了，都是不可兼容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法老对穆萨说“众世界的主是什么？”——就好像他在询问有关他的本质——穆萨在回答法老时告诉他真主的诸行为，既然在提问者的眼力行为是事物中最明显的。穆萨说：“诸天和大地的主。”法老对他周围的人说：“你们没有听到吗？”就像某人在驳斥穆萨，由于穆萨没有能够回答有关本质的问题。然后，穆萨说：“你的主和你的父亲，以及古人的主。”所以，法老认为穆萨疯了，因为他问的是象征和本质，但是得到的回答是有关行动的。于是，他说：“‘奉命来教化你们的这位使者，确是一个疯子。’”

让我们再回到那个例子上，并且说：“太阿比勒”（解释学）使得你认识运用象征的方法，因为梦是先知性的一部分。难道你没有看见太阳在一个梦里被解释成苏丹（王）？其原因是此二者在一种精神性的意义上共享且类似，他们凌驾于一切，并且其效果流溢到每一个人身上。月亮被解释成为高官，因为太阳不在时是通过月亮把它的光流溢到地球上的，就像苏丹王通过高官把他的光流溢到一个不在他的面前的人那里一样。当某人在他的梦里看到他的手里有一个印，他用这个印封住男人们的口和女人们的私处。对它的解释是他是一个唤礼者，在斋月里唤人在黎明之前来礼拜。当某人看到他在把橄榄油倒进橄榄油里，其解释是他手下的女奴是他的母亲，尽管他对此一无所知。周详的检查各种对梦的解释会增加你对此类事情的熟悉度，因为要我全部的列举它们是不可能的。

毋宁说：在高的精神性的存在当中，有一些其象征是太阳、月亮和众星星。所以，当我们从明亮度之外的其它性质来看的时候，在它们中间也有一些是有其它的象征的。如果它们当中有某物是固定的、不变的，是被看作是伟大的而不是小的，而且从其中知识的源泉和揭示的珍珠涌入人类的心灵的川谷，其象征就是“图瓦严，”

如果有一些东西是接受这些珍珠，并且其中一些比另外一些更珍贵，那么它们的象征是川谷。如果这些珍珠在和人类的心灵联结之后，从心灵流到心灵，那么这些心灵也被称做川谷。这个川谷的源泉是先知们的心灵，然后是学者们的心灵，然后是在他们之后的心灵。

如果后来的河床是在第一个之下并且由其所哺育，那么把第一个川谷称作“被祝福的川谷是合适的，由于它的祝福的丰富和品级的崇高。

如果最低的川谷从“被祝福的川谷”的最后一个品级那里接受而来，那么它是从“被祝

福的川谷”的岸上那里接受浇灌的，而不是从它的汹涌之处和源头。

如果先知的精神是“一盏明灯[44]—，并且是借由神圣的启示而被点燃，正如主说“我这样启示你从我的命令中发出的精神[45] r，那么那种借由点燃的象征就是火。

在那些效仿先知们的人当中，有一些人是通过纯粹效仿，而其它一些人则是通过某种洞察力。那么，那些纯粹效仿者的象征是一个“消息”，而那些有洞察力的人的象征则是一个“火把”、“火网”和“火光”，因为品尝者和使者们共享某些状态。这种共享的象征是“烤火”，因为只有有火的人才能够烤火，而听到有关火的消息的人则不能。

如果说使者们的第一站是上升到对于感觉和想象之模糊来讲过于神圣的世界，那么，这一站的象征就是“神圣的川谷”。

如果一个人只有通过摆脱今世和后世，并且把脸朝向一、真实，才能够走到这个神圣的川谷里—因为今世和后世是两种即相互相反又相互承纳的东西，而且因为它们是人类诸光性本质的偶有，可以在某个时间被抛掉，在另外一个时间被穿上—因而当某人全神贯注于把脸朝向神圣的天房时，抛弃两个世界的象征是“脱掉你的鞋子”。

但是，让我们再一次上升到主的近前，我们说：如果在这近前有一种东西通过它不同的学问被雕刻到接受它的诸本质上，那该物的象征是“笔”。

如果这些接受性的诸本质当中有一些是先于接受的，因此它们把这些学问传达给其它的，那它们的象征是“被保护的天牌”和“被展开的皮纸”。

如果在这学问的雕刻者之上有某物来控制它，那么其象征是“手”。

如果这种存在—一包涵手、天牌、笔和书—有一个常规的等级，那么这种等级的象征是“苏勒题”（形象或形象）。

如果人的形象被发现有一个等级，这个等级具有了现在这个样子，那么人的形象是“以至慈者的形象。”在“以至慈者的形象”和“以真主的形象”这两种说法之间有区别，因为神圣的存在赋予神圣的仁慈以那个样子。

真主给阿丹显示恩惠。他给予他一个简明的形象，那形象把宇宙间每一种事物聚集在一起。就仿佛阿丹是宇宙间的每一件事物，或者是世界的一个简明的复本。阿丹的形象—我指的是这个形象—是由真主的手笔所写的。那是一个神圣的手笔，不是用字母来写的，因为真主的手笔是不可能与写作和字母相比较的，就像他的话语是与声音和字母不可同日而语的；就像他的笔和木头以及芦杆不能同日而语一样；就像他的手与肉和骨头不可相比较一样。

若不是这种仁慈，人类就没有能力认识他们的主，因为一个人只有通过认识自己才能够认识主。既然这是神圣仁慈的一种效果，阿丹以至慈者的形象而不是以真主的形象存在。因为神圣的在场是和仁慈的在场、王者的在场、以及主的在场是不同的。那就是为什么真主命令从所有这些在场上求庇护，因为他说：“你说：我求庇于世人的主宰，世人的君王，世人的神明。”若不是由于这种意义，那他应该说“以他自己的形象。”但是在正确的圣训里所提到的语句则是“在至慈者的形象上……。”要区分王者的在场、神性以及主的在场需要很长的解释，所以让我们略过它。既然这个讨论是无岸的海洋，那么就让这些例子对你足够吧。如果你从这些象意识到一定的拒斥，那么你可以用下面的节文安慰你自己，即“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一切川谷就尽量流行。”（《古兰经》13：17）（注释学家）在“特夫习勒”（阐释学）里提到，“水”指的是知识和《古兰经》，“川谷”指的是心。

结论和道歉

不要从象征的这个范例以及其方法上就假定我认可废除外在的或可见的形式，或者是相信它们被取消，以至于例如我会说穆萨实际上没有两只鞋子，以及他没有听到真主跟他讲“脱掉你的鞋子。”绝不是！取消外在的和可见的迹象是巴推尼亚（内学派）的教条，他们片面的只看一个世界，即未知的世界，而对它和可见世界之间所在的平衡完全不知。这个方面他们完全没有能够理解。同理，取消内在的秘密是哈舍维亚（外学派）的作风。换句话说，

那些只看外在的人是外学主义者，那些只看内在的人是内学主义者，那些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人是完美的。这就是为什么使者说：“《古兰经》有一个外在，一个内在，一个界限，以及一个梯子。”也许这句话是从阿里那里传来并且传述序列只追溯到他那里。

我所说的是：穆萨从真主“脱掉两只鞋子”这个命令里理解到摆脱两个世界，因此，从外在上讲他遵循那个命令，通过脱掉鞋子；内在上讲，他摆脱掉两个世界。这就是“易阿提拔勒”，即从某件事情过渡到它的对立面，从外在的过渡到神秘。

在人们之间有区别：一个人听到真主的使者的“天使不进入有狗的房间”的话语而同时把一只狗带进他的房子里。他说：“外在的（字面的）并不是目的。相反，要点是从心灵的房子里除去愤怒的狗，因为它阻碍知识的路口，那知识是从天使之光那里来的，因为愤怒杀死理智。”另外一个人遵循外在的（字面的）命令，然后说：“那狗是一只狗，不是因为其形式，而是因为其含义。那含义是掠夺和凶残。如果要保护人及其身体在里面栖息的房子没有狗的形式，那么更有义务去从象狗一样的罪恶上保护心灵的房子——具体的真实的物质的所在。因此，我把外在的和神秘的集合在一起。”

这样一个人是完美的，这就是他们的话里所指的那种人：“当某人是完美的时，他的知识之光不消除他的虔诚之光。”所以，你看见完美的人由于他的完美的识见而不允许自己抛去伊斯兰法里的任何一条规定。

以下的行为是极其错误的，即有些行功办道者深陷于“易巴赫【安萨里这里用的“易巴赫”指的是有些苏菲修道者视一切为准许的，可作可不作。做了无罪，不做也没有罪。还有一些人被这种学说所迷惑，并遵循着这种学说，安萨里称呼这种人为“易巴黑亚”，见下注】，（准许的，合法的），并卷起伊斯兰法表面上所有规定的毯子【这句话我采取了直译，如果意译的话，可作以下翻译：‘他们称把伊斯兰法的字面上的规定放置一边是合法的，就像卷起毯子并且放在一边。’】。他们当中甚至有人放弃规定的拜功，且以为在他内在的意识里他永远的礼着拜。

但是，这和那些“易巴黑亚”【“易巴黑亚”和“易巴赫”（允许的，合法的）同属一个词根，是从属名字，意思为属于或者跟随于“易巴赫”（把一切视为合法的）的看法的人】的愚蠢之人不同，后者被一些诡辩或似是而非的论点所玩弄，比如某人说“安拉不需要我们的工作”，或者另外一个人说“心充满了各种罪恶，它不可能从这些上面被涤净。”这种人根本不想去拔除愤怒和欲望，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被人命令去拔除它们。这种人是傻子中最愚的人。至于我们上面提到过的那种人，他们就像失蹄的良马和由于恶魔的嫉妒以及用欺骗的绳索诱导所致而跌到的修道者一样。

现在再让我回到有关脱掉鞋子的讨论。外在的言词唤醒某人认识内在的意义，即脱‘掉两个世界。外在的象征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它在内在意义上的运用是一个真理。每一件真实的事情都有一只对应的真理。那些意识到这个的人是那些已经到达了透明的玻璃的程度的灵魂（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玻璃的意义）。想象提供了用来做象征的私土，它是坚固的和稠密的。它遮蔽诸神秘，并且挡在你和众光之间。但是，当想象被净化，以至于它变成像清澈的玻璃，那它不会挡住众光；相反，它变成朝向众光的指示器；或者毋宁说它保存众光，不使它们被强风所熄灭。有关玻璃的故事很快会被提及。

要知道低层次的、稠密的、想象性的世界对于先知们来讲变成了玻璃、一个光完、一个诸神秘的净化者、一个通往最高世界的梯子。通过这个，下一点被认识到了：外在的象征是真实的，在它后面是一个神秘。同理，可以以此来处理“山”、“火”，等等的象征。

一个精髓

使者说：“我看到阿卜杜·拉赫曼·奥夫爬着进入了天园。”不要以为他并没有亲眼见它【这儿的“它”指阿卜杜·拉赫曼爬着进入天园的状态而言】。相反，他在清醒的状态下看到它，就像一个睡着的人在梦中看到它，哪怕比方说阿卜杜·拉赫曼自己在房子里睡着。睡

眠对于见证这些有一个效果，因为感觉的统治的权威强迫那个人从内在的神圣的光上转开，既然感觉占据他，并且吸引他朝向感觉的世界，把他的脸从未见的世界和主统驭界上扭转开。

但是，有一些先知性的光有可能会升起，并且占优势。那么，诸感觉不会拽他到它们的世界，并且不再一直占据他。他在醒着的状态下见证其他人可能会在梦里见证的。但是，当他处于最完美的时候，他的洞察力不再只被局限于可见的形式，而是穿越可见的形式到达神秘。然后，（以下的情况）会被揭示给他，即信仰把人拉向（上面的）世界，即有人给他描述的天国，而富裕和财富把他拉下到当下的生活，即下面的世界。如果把他拉向忙于今世的影响比把他拉向后世更强，那么他就完全从通向天国的旅途上被扭转过去。但是，如果信仰的吸引力更强，那么这将会在他的旅途上导致困难和迟缓。因此，这种从可见世界的旅途的象征是“爬”。以这种方式，诸神秘的光从想象的片片玻璃之后被揭示给看者。

使者并没有把他的判断局限于阿卜杜·拉赫曼一个人，尽管他当时所看见的只是他一个人。通过阿卜杜·拉赫曼，使者做了一个判断，那是与每一位拥有强大的洞察力、坚定的信仰、以及丰富的财富——如此丰富，以至于和信仰相媲美，但是又不能战胜信仰，由于其信仰的力量更强大。

这让你知道使者们如何看诸形象，以及他们如何看见诸形象之后的意义。在多数情况下，意义是先于内在的见。然后，意义从内在的见又照射到想象力的精神，所以它为想象印刻上一种与意义相对照并且类似于它的形象。这种在醒着时的启示需要解释，就像在梦里的启示需要释梦一样。出现在梦里的是和先知性的特征相关联的，就像一这个数字和四十六【这儿的“四十六”这个概念来自一段圣训，这段圣训来自《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九卷第 6983 段圣训，这段圣训的译文如下：艾奈斯·本·马立克传述：使者说：“正直虔诚者的好梦是属于先知性的四十六个部分中的一个部分。”这段圣训的译文引自康有玺翻译《布哈里圣训全集》第九卷】相关一样，而在醒着时出现的是比这更贴近的。我猜想它的关系就像一和三之间的关系，既然已被揭示给我们的先知性的特征的分支是限于三，而这是三种当中的一种。

第二根柱子：解释发光的人的精神的品级，以及通过认识他们会认识到《古兰经》诸象征

第一种发光的人的精神是可感觉的精神，它接受五种感觉所带来的。它似乎是动物精神的根和第一个表现，因为通过它动物变成一只动物。可以在吃奶的孩子那里找到这种精神。

第二种是形象的精神。这种精神寻求组合感觉所带来的，并在储存的情况下记住它，目的把它在需要时呈现给在其上的理性的精神。这种精神无法在发育之初的孩子那里找到。那就是为什么一个婴儿急切想拿到什么东西，但是当那个东西不在眼前的时候，他就忘记它。他的灵魂不使得他怀念它。当他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达到一个时期，他哭闹且要求一件东西，即使那件东西不在他面前，因为它的形象被保存在他的想象当中。这种精神可以在一些动物那里找到，而在另外一些动物那里却找不到，它不可以在扑火的飞蛾那里找到，由于对于白天的明亮的热爱，飞蛾渴望火。它以为灯是一扇窗户，开向一个明亮的地方，所以它扑过去，但被火所伤害。但是，他穿过火又到达黑暗时，它一次又一次的扑向火。如果它有一种记忆的精神，能够组合其感觉传达的疼痛，那么在被伤害一次后，它就不会再回到火那里。因而，当一只狗被用棍子打过后，它远远的看见棍子的时候就会逃走的。

第三种是理性的精神，通过它你洞察在感觉和想象之外的意义。这种精神是具体的人的本质，它不可以在野兽或孩子身上找到。它的洞察力的对象是普遍的自明的知识，就像我们在显示理性能力之光优于视力之光时所提到的。

第四种是反思的精神。它把纯粹的理性的知识拿来加以组合和配对，并从中演绎出高贵的知识。例如当它从两个结论派生时，它把这两个重新结合并推出另外一个结论，如此演绎以至于无穷。

第五种是神圣的先知的精神。只有先知们以及真主的一些朋友们拥有。未见世界的各

种形状、后世的各种法度、天地间主权的知识，或者毋宁说理性知识和反思知识所不能够达到的神性知识。在真主的话里对此有一个指点：“我这样启示你从我的命令中发出的精神。你本来不知道天经是什么，正信是什么；但我以天经为光明，而借此光明引导我所欲引导的仆人[63]。”因为，并不是不可能——噢，你们这些执着理性能力世界的人——在理性能力之外有另外一个阶段，在其中那对于理性能力不显明的东西变成显明的。同样，理性能力是在偏见和感觉之外的一个阶段，在其中被揭示了感觉和偏见所不能到达的奇迹和惊讶。不要使得最完美的停止在你自身里！

如果你想从我们在一些人身上亲眼看到的特征当中要一个象征，那么你思考诗歌品味——一种感觉和洞察力——是如何只被赋予了一些人？有些人如此缺乏这种品味，以至于对他们来讲，和谐的韵律和不和谐的韵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再想一想有些人的品味的强度是如此大，以至于他们从中发展出音乐、歌曲、弦乐器，以及多种乐调。这些乐调（使人）可以悲哀、高兴、睡眠、大笑、疯狂、杀人、以及昏迷。这些效果只有在一个拥有这种品味的根的人那里才会如此强烈。至于一个缺乏这种品味的特征的人，他也听到声音，但是它们的效果在他那里很微弱，他对那变得狂喜并失去意识的人感觉到很诧异。如果所有那些理性的思考者——他们也是品味的主人——一起来使他理解这种品位的意义，他们将不可能做到。这是就有关低层次情景下的一个象征，但是它接近于你的理解力。

你用这个象征去理解那特定的先知性的品味（体验），并且努力成为那些对于那种精神有所品尝的人当中的一位吧，因为真主的朋友们拥有丰富的一份。如果你不能够做到这个，那么就通过我们所提到的比喻以及我们给出用来作为象征的、引起注意的评论，努力去成为那些对此有知识的人当中的一位吧。如果你连这个也做不到，那么至少你所能够做的是成为那些信仰它的人当中的一位：“真主将你们中的信道者升级，并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们提升若干级[64]。”知识是在信仰之上，品尝是在知识之上；因为品尝（体验）是一种发现，而知识是一种类比，信仰则是纯粹的接受父辈们的信条。所以，你不要恶意的去猜测那些有体验（发现）的人或者有见识的人。

一旦你认识到这五种精神，你就要知道总体上来说，它们是诸光，因为它们照亮了很多种存在物。感觉和想象也属于这些光。尽管动物和人共享某些种类的精神，但是人拥有另外一种更高的和更高贵的精神；人类是为了一个更伟大和崇高的目标而被创造。至于动物们，某些精神被赋予它们只是为了成为它们寻找食物的工具，它们服从于人类。诸精神被赋予人类只是要成为它们在低层次的世界上的王，他们用来捕捉崇高的宗教学科的诸原则。当一个人用感觉体察一个特定的人，理性能力从它获得一个总体的无限的意义，正像我们在有关阿卜杜·拉赫曼·本·奥夫的“爬”的象征里所提到的。现在既然你已经认识了这五种精神，那就让我们回到象征上吧。

对于这节经文中的诸象征的解释

要知道若在这五种精神和完、玻璃、灯、树，以及橄榄油之间做类比会是一个很长的讨论。但是，我将会简短并局限于提醒使用类比的途径。

我说：至于感觉的精神、如果你思考它的具体的特征，你会发现它的光来自于无数的洞，就像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个鼻孔等等。因此，这种精神在可见世界里的最合适象征就是完。

至于想象的精神，我们发现它有三种特征。首先，它源自于稠密的底层世界里的勃土，因为被想象的事物拥有量度、形状，以及具体的和有限的方向，并且和想象者有或近或远的联系。由身体的各属性而被描述的稠密之物的一个特征是它遮蔽纯粹的理性之光，而纯粹的理性之光是不可能用方向、量度、近和远来描述的。

第二个特征是，当这种稠密的想象被净化，被精细化，被修饰，被组织后，它就变成类似于理性的意义，并且指向它们的诸光。它们不阻碍从意义发射出来的光。

第三个特征是，起初想象是很被需要的，因为通过它一个人可以组织理性的知识，以便于知识不会被激起、被摇动、被弄散，以至于消除了组织。对理性知识来讲，这些想象的象征提供了多么美妙的帮助。

在可见的世界里，与可见的诸光相比较我们只能在玻璃那找得到这三种特征。玻璃原本是一种稠密的物质，但是当它被净化和清理之后，它就不再遮蔽灯的光。相反，它就如此的传递光。而且，它保护光免于被强风和剧烈的运动所熄灭。因此，玻璃是对于想象的精神的第一个象征。

至于第三种精神，即用以洞察高贵的、神圣的知识之理性的精神，用“灯”作为它的象征这一点对你来说很显然。在早些时候对于使者们是发光的明灯这一点进行解释时，你就已经知道这一点。

至于第四种精神，即反思的精神，它的一个特殊性是始于一个根，然后从中生出两条枝杈。然后每根枝杈又分别长出两根枝杈，如此类推一直到理性分类的枝杈变得众多，最后它到达了结论，那结论是它的果实，那些果实又回去变成种籽，产生类似的果实。因为，它们当中有一些可以给另外一些授粉，以至于它们不断的在它们之外产生果实。这和我们在《端庄的平衡》一书中提到的很相似。因此，在这个世界里反思的精神的最合适的象征就是“树”。

由于反思的精神的果实是一种知识的诸光可以被增强、被肯定、被赋予滋养的东西，因此其相似物就不应该是榉树、苹果树、石榴树、或者其它树。在所有的树中，只有橄榄树被拿来用，是因为其果实的精华是橄榄油，橄榄油是灯所用的物质。在所有的油中，橄榄油所独有的一个特征是：它产生大量的光华，而没有多少烟。

如果那些产生大量后代或果实的牲畜或树木被称作是“被祝福的”，那么就值得把那种其果实不停止在一个被限定的界限的树称作“被祝福的树圆”。

如果纯粹的理性思想的枝条不和方向与远近相关联，那么这种树应该“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

第五种精神是神圣的先知的精神，它是归于真主的朋友们的，是处于最纯洁和最高贵的程度。反思的精神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需要指引、需要被唤醒、需要外在的帮助，以便它能够持续参与进各种知识里；另外一部分如此的纯洁，以至于无需外在的帮助，它可以自我唤醒。那纯洁的、完全准备好了的一部分最适合由下面的话来提及：“它的油即使没有点火也几乎发光。”因为，真主的朋友们（圣徒）当中有的人的光如此耀眼，它几乎不再需要先知们的帮助；而在先知们当中有这样的先知，他几乎不再需要天使们的帮着。这个象征适合这个部分。

当这些光按品级一个排列在另外一个上面时，感觉则排列在第一，它就像专为想象做的准备和介绍，因为只有在感觉之后想象才能够觉察到属于其位置。在这两个之后是反思和理性。因此，玻璃就像灯的位置，完就像玻璃的位置。所以，灯是在玻璃里，玻璃是在完里。既然它们都是光，一个在另外一个之上，所以它们应该（被称作）“光上加光”。

一个总结

这个象征只对那些有信仰的人的心灵或者是使者们以及真主的朋友们的的心灵变得清楚，对于非信士的心则不然。毕竟，光是为了引导而被所欲指的。但是，对于那从引导之路上被扭转的人，他是虚妄的，是黑暗，不然他比黑暗更黑。因为，黑暗不会把人导向虚妄，正如它不会把人导向真理一样。

非信仰的理性能力是颠倒的，他们的其它的洞察能力也同样如此，这些能力相互支持着把它们的主人引向迷误。他们的象征就像一个人“如重重黑暗笼罩着汪洋大海，波涛澎湃，上有黑云，黑暗重重叠叠。”这儿的“大海”和“汪洋”是今世，因为在其中有毁灭性的危险、有害的忙碌，以及盲目的浑浊。

第一个“波浪”是欲望的波浪，它把人诱向牲畜的属性，沉酒于感官享乐，以及世俗愿

望的实现，以至于人们吃并且享受，就像家畜在吃一样。这个波浪应该是黑暗的某物，因为对于某物的爱使人会变瞎变聋。

第二个“波浪”是野兽的属性的波浪，它发出恼怒、敌意、憎恨、怨恨、嫉妒、自夸、自负，以及傲慢。它应该是一种黑暗，因为恼怒会杀掉理性，而且它应该是更高一点的波浪，因为恼怒经常控制各种欲望，以至于当某人极度愤怒时，这种愤怒会使得他忘记各种欲望，忽视欲望的享受。但是，欲望从来不能够征服一种极端的愤怒。至于“黑云”则是丑陋的各种信仰、欺骗的各种猜测，以及败坏的各种幻想。以上这些就变成了一个在非信士和信仰—真实的知识、通过《古兰经》的太阳的光与理性而获得明亮—之间的慢子。“黑云”的独特之处就是遮蔽阳光的光彩。由于这些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一种黑暗，因此它们应当被称作‘如重重黑暗笼罩着汪洋大海，波涛澎湃，上有黑云，黑暗重重叠叠。’

这些黑暗遮蔽了附近的事物的知识—更别说那些遥远的事物了—这解释了为什么非信士从认识使者的诸种状态的各种奇迹上被遮蔽了，尽管使者就在近前，非常明显不费多少思考。的确，对于这样一个人可以说“观者伸出手来时，几乎不见五指”。

由于所有光的源泉是那真实的第一光，就像前面已经解释过的。因此，每个信主独一的人都坚定的信仰“真主没有给谁光明，谁就绝无光明[72]。”这节经文的诸秘密就已经对你足够了，所以你对此满足吧。

第三章：有关使者的下列话的意义，即“二真主有七十个光和黑暗的帷幔；若他把它们揭开，他的面目的庄严会烧毁每一个目见他的人。”

有一种说法是“有七百个帷幔”，另外一个说法是“七万个帷幔。”

我说：真主在他的本体里向他的本体展露自身。无疑，“帷幔”是与被遮蔽的事物相关联的，在被造物中，被遮蔽的有三种：那些只被黑暗所遮蔽的，那些完全只被纯粹的光所遮蔽的，以及那些被伴随黑暗的光所遮蔽的。

这些种类的类型很多，我会证明它们的多样性。我可能会勉强的把它们限止在七十个以内；但是我对于这种描述和限止没有什么信心，因为我不知道这是否是这段圣训所意指的。至于把它们限止在七百或者七万以内，只有先知的能力才能做到，尽管—在我看起来—显然这些数目被提到是为了显示多样性，并非是为了确定（的数目）。习惯上一个数字被提到往往不是为了限止，而是为了显示多样性。真主最知道对此的证实，因为那是超乎人的能力的。现在我唯一所能做的就是使你熟习这些种类，以及每个种类里的一些类型。因此，我说：

第一种

他们是被完全的黑暗所遮蔽。他们是无神论者，对于真主和末日没有信仰。他们喜爱今世的生活胜于后世，因为他们根本不信仰后世。这些人分两个类型。

第一种类型：他们寻求世界的原因，他们因而把它归于自然。但是，自然是对于物体的核心属性的一种表达。它是一种黑暗，因为它即没有知识，又没有洞察力，它意识不到自身，以及从它所产生的东西，他也没有外在的眼睛看到的光。

第二种类型：他们忙于自身，他们不寻求原因。他们宁肯过动物般生活。他们的帷幔是他们的浑浊的灵魂和黑暗的欲望。没有一种黑暗比“海瓦”（私欲）和“乃夫斯，’（自我主义）更黑暗了，那就是为什么真主说：“难道你没有看见有些人以私欲为其主宰吗”真主的使者说：“私欲是在地球上被崇拜的最可恶的神灵。”

以上这些人被分为几伙：一伙人认为在今世里寻求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各种愿望、获得各种欲望的对象、并且从女人——食物——衣着上获得动物的各种享受。这些人是享乐的仆人。他们崇拜它、寻求它，并且坚定的相信获得它是至福。他们满足于灵魂处于动物的层次上——或者甚至比动物更低级。还有比这更黑暗的吗？！所以，这些人已被完全的黑暗所遮蔽。

第二伙人认为，至福是在霸道、控制、杀戮、俘虏和囚禁当中。这是一些游牧人、一些

库尔德人和一些愚蠢之人的途径。他们被动物性的属性的黑暗所遮蔽，因为这些属性控制他们，并且因为当这些属性达到目标时，那是（他们）最大的快乐。这些人满足于处于野兽的层次上，甚至更低。

第三伙人认为至福是在财产的丰富和容易当中。毕竟，财富是获得欲望的对象的工具。通过它，人类获得了达到愿望的能力。因此，这些人渴望聚敛财富，增加房产，土地，宝马，牲畜，耕地，以及窖藏金钱。因此，你会看到他们当中有人一生都在奋斗——在沙漠上、旅途中和海洋上冒险，以获取各种财物。对于这些财物，他对于自己都很吝啬，更不用说对待其他人了。这些人就是使者在下面所指的：“可怜啊，迪尔汉的奴隶可悲啊，迪纳尔的奴隶！”还有什么比欺骗人的东西更黑暗，金银只不过是两种石头，它们被向往而不是因为它们自身。若不是愿望通过它们被实现，并且它们被消费，那它们只不过就像碎石子，毫无二致。

第四伙人从以上这些人的无知当中上升，并且假装拥有理性，他们以为至福就是扩展荣誉和声望，增加知名度，以及自己对于他人的影响和人们顺服他的命令。因此，你会看到他们唯一的关心就是漂亮的外观（沽名钓誉）和令观看者的眼睛爱恋不已的建筑。他们中某人可能会宁肯在家里忍饥挨饿，也要把钱花在衣服上用来装饰自己，以避免外出的时候有人用鄙视的眼光看他。这种人多的不计其数。从真主那里，他们都被这种纯粹的黑暗所遮蔽，那黑暗就是他们黑暗的灵魂。

既然已经提及了如此多的种类，那就没有必要在把这伙人当中的每一个都讨论一番。这些人当中有一伙人嘴里说“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但是他们这样说可能只是由于恐惧所驱使，或者是为了向穆斯林们炫耀和粉饰自己，或者为了从穆斯林获得财富，或者是热衷于帮助他们父辈的宗教。如果这句话（万物非主，唯有安拉）不能够使得这些人做善事，那么它不会把他们从黑暗里带到光明，不然“不信道的人，他们的保佑者是恶魔，使他们从光明走入重重黑暗。”如果这句话在某个人那里发生了作用，恶行会使得他不高兴，善行会给他带来快乐，那么他就从纯粹的黑暗当中出来了，即使他曾经罪恶累累。

第二种

有一帮人他们被连接着黑暗的光所遮蔽，这种人分为三种类型。一种类型其黑暗来自感官，第二种类型其黑暗来自想象，第三种类型其黑暗来自坏的理性的对比。

第一种类型是那些被感官的黑暗所遮蔽的人，他们包涵几伙人，他们都越出观照自己的灵魂，并努力变得像神一样，并寻求他的主宰的知识。他们的品级的第一种是崇拜偶像，最后一种是二元主义，在这二者之间有很多等级。

第一伙人是偶像崇拜者。他们大体知道有一个主宰，他们必须在他们黑暗的灵魂之外去喜爱一个主，他们坚定的相信他们的主是比万物都更有能量，但是感觉的黑暗遮蔽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超越感官所能感觉到的世界。因此，他们用最珍稀的物质——就像金、银和宝石——做成最美丽的形象，然后把它们认做神灵。这些人是被全能和美丽的光所遮蔽了。全能和美丽是属于真主和诸光的属性。但是，他们把这些属性附加到感官所能觉察的物体之上。感觉的黑暗阻止了他们，因为——就像前面所说的一和精神的理性的世界相比较而言，感官的洞察是黑暗的。

第二伙人是最遥远的突厥人，他们既没有宗教，也没有天启的法律，他们坚信他们有一个养主，并且他是事物当中最美丽的。当他们看见最美一个人时——或者一棵树或者一匹马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他们就会向他叩头，并且说“这是我们的主宰。”这些是被美丽之光以及感官的黑暗所遮蔽了。他们比偶像崇拜者更能够进入观察光，因为他们崇拜不限于任何某个特定个体的美。他们不把任何具体的事物挑出来作为美，而且他们崇拜自然的美，不是他们亲手制作的美。

第三伙人说“我们的主肯定在本质上是发光的，在形式上是壮丽的，在自身里是权威的拥有者，在出现的时候是令人敬畏的，并且在靠近的时候是难以承受的。”但是，他必须由

感官来被觉察，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感官所觉察不到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于是，他们发现火有这种品质，于是他们崇拜它，把它作为主宰。他们是被真主的诸光当中主统驭的光和壮丽的光所遮蔽。

第四伙人认为：我们通过点燃和熄灭而控制“火”，所以它是我们可以任意处置的，不适合于神圣。相反，那（适合神圣的）有以下这些属性：它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我们是在它的控制之内；它也是由“高”和“升高”来被描绘。同时，天体的学问以及被归诸于这些天体的影响在他们当中是尽人皆知的，于是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崇拜天狼星，有一些人崇拜木星，有一些人崇拜其它星辰，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星辰有很多很多作用。他们都被真主诸光当中的高、灿烂和统驭的光所遮蔽。

第五伙人赞同以上这些人的方法，但是说“不应该把和很多发光的物质有关联的‘小’和‘大’用来给我们的主宰打上标记，相反他应该是它们当中‘最伟大的’。”于是，他们开始崇拜太阳，并说“她是更伟大的。”这些人连同着感觉的黑暗【这句话在原文里很俏皮，直译的话就是“与感觉的黑暗相联系”。译者以为那些人之所以被遮蔽是由于感觉的黑暗，所以这句话在这里直接翻译为“由于感觉的黑暗而……”】而被最伟大的光以及以上诸光所遮蔽。

第六伙人上升到这些人以上，说“太阳不拥有所有的光，因为其它的也有光。主宰在他的发光性上不应该有匹敌。”于是，他们崇拜无限的光，那光是世界上所有光的集合体。他们认为这是世界的主宰，所有美好的事情都被归于他。然后，他们看到世界上有罪恶，他们觉得把罪恶归于他们的主宰是不好的，并宣称他们的主宰和那些罪恶是无关系的。于是，他们在他们的主宰和黑暗之间树立起一种战斗，他们把世界交给了光和黑暗，他们有时把这两种也称作“耶兹丹”和“阿赫拉满”【作者这儿指的是琐罗亚斯德教，也就是拜火教。该教认为宇宙有两个神，即光明神和黑暗神。光明之神代表善，黑暗之神代表恶。这两个神永远在交战当中，直到世界末日光明之神战胜黑暗之神为止】。他们是二元论者。

关于第一种类型说这些已经足够使得你警惕了。属于第一种类型的人还有很多。

第二种类型的人是那些被一些光连同想象的黑暗所遮蔽的人。他们已经超越了感觉，他们确定在感觉之后存在某种东西，但是他们不能够超越想象，于是他们崇拜坐在宝座上的一个“存有”【这儿指的是这些人信仰一神，但同时认为神有“具形性”】。

他们当中品级最低的是“慕扎斯玛”【是指那些坚持真主有一个肉身的人】，然后是各种类型的“克拉米亚”【指的是伊斯兰教中已经消失了一个异端教派的名称，这个教派活动于九世纪到十三世纪。这个教派的创立者是艾布·阿卜杜·穆罕默德·本·克拉迈（806—869），他认为真主是实体，他的偶性构成了万物。当他和宝座接触的时候，他的身体在某个方向上是有限的，他以此来解释《古兰经》20章5节的经文，即“至仁主已登上宝座了”。“慕扎斯玛”即属于改派其中的一个支派。】我不可能解释他们的教义和途径，因此罗列他们也没有什么益处。他们当中品级最高的是那些否认“具形性”以及和其有关的所有偶然的属性，除了“上”的方向这一点的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和方位没有关联的，并且不能在世界之外和世界之内所描述的，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不理解理性诸品级的第一个品级就是超越和方位有联系的。

第三种类型是那些被神圣诸光连同黑暗的、坏的、理性的类比所遮蔽的人。他们崇拜一个能听的、能看的、能说的、有知识的、有能力的、有意欲的、活着的、超越任何方向的。但是，他们根据比较他们自身的属性来理解这些属性，他们当中某人可能会明白的说“他的主宰的话就是我们的话语的声音和字母。”另外一个人可能会升的更高一些，他说：“不，它像我们的灵魂的话语，即没有声音也没有字母。”

这就像当他们被要求解释（真主的）听、看、生命的真实的时候，他们又返回到根据的意义的拟人说，尽管他们在语句上进行了否认。因为他们绝对没有洞察到对于真主的实相的

这些属性的意义。因此，他们就有关真主的意旨说那是偶然的，就像我们的一样；那是有要求的有目的的，就像我们的一样。这些教条广为人知，在这里没有必要进入其细节。这些人被一定数量的光连同理性类比的黑暗所遮蔽。

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第二种的不同类型，他们被连同黑暗的光所遮蔽。求主赐予他们走正道的机会。

第三种

他们是被纯粹的光所遮蔽。他们有很多类型，我不可能一一列举。我只涉及其中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那些通过明证来认识了主的属性的意义的人。他们认识到当把“说”、“欲求”、“能力”、“知”等这些名称归于主的属性时，与把这些名称归于人的属性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他们避免通过这些属性指认主，而是通过主的被造物来认识主，就像摩西回答法老的“谁是众世界的主？”的这个问题时所回答的。所以，他们说：“真主其神圣性是超越于这些属性的意义的，他是诸天的调运者和命令者。”

第二种类型的人要高于第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理解到有很多天，并且每一座特定天都有一个不同的调运者，被称作天使，而天使又有很多。和神圣的诸光比较起来，天使们就像星星。他们认识到这些天是被包含在另外一个天体里。在每一昼夜之内，所有这些天体都是由于这个天体的运动而运动一次。所以主是最广大天体和所有天体的调动者，因为多样性在主那里是被否定的。

第三种类型的人则高于第二种类型的人。他们说通过直接接触的方法使得物体运动，这应当是对于众世界的主的服务，是主的众仆人中的一个对于主的崇拜和服从，这个仆人被称作天使。天使和纯粹神圣诸光的关系比较起来就像可感觉的诸光当中的月亮。所以，他们以为就调运者这个方面来说，主是被顺从的。主是通过命令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直接接触的方式调运着万有。不过，在有关那个命令和它的本质的分类方面有一些暧昧不明之处，大多数人难以理解，这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

所有这些类型都是被纯粹的光所遮蔽。

但是那些到达的人则是第四个类型，他们已经被揭示了这个被顺从者是被一种和纯粹的一以及最完美相矛盾的属性所描述。这是一个秘密，这本书无能力揭示它。在诸光当中，这个被顺从者就像太阳。所以，这些人从调运诸天、调运极远的天体，并且发出命令让诸天运转的那位上转向了创始了诸天、创始了极远的天体，并且创始了命令诸天运转者的那位上。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位存在者那里，他超越于所有视力所觉察到的。他的脸的容光—那第一者，那最高的一—摧毁了所有外在视力和内在视力所觉察的，因为他们发现他是神圣的，超越于我们在前面所用来描述的一切。

他们又分为几伙人：一伙人他们的视力所洞察的任何东西都被烧掉了，被抹去了，被毁灭了。但是他们存在，他们目睹着美和神圣，同时也目睹着他们到达神圣的存在那里的他们自己在美中的本质。因此，在他们里面所有被看见的都消失了，但那被看者却在。

另外一伙人则超越了上面的那伙人，他们是少数中的少数。主的脸的容光烧掉了他们，主的权威使得他们晕眩了。在他们的本质里，他们被抹去了，被消除了。对他们而言，瞥一眼他们自身都不存在，因为他们从他们自身上“法那”（寂灭）了。除了那真正的一，无物存在。“除了他的脸，万物都要被毁灭[8z1”的启示的意义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品尝，一种状态。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当我们提到他们如何运用“统一”这个词汇以及他们对这个词汇的理解。这就是到达者的终点。

另外一种人并不是根据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这些细节上升。对他们来讲，道路并不长。他们在一开始就达到了对于神圣的认知，以及对于主超越万有且必然超越于万有的认知。他们在一开始就被战胜了，就像其他人在最后才被战胜一样。主的显现一下子袭击了他们，主的

脸的容光烧掉任何感觉的光和理性的光所能够洞察到的东西。也许第一种道路是“密友”（亚伯拉罕）的道路，第二种道路是“爱者”（穆罕默德）的道路。安拉最知道这两者的步骤的诸秘密和两者位份的诸光。

这里指出了所有被遮蔽者的类型。如果这些话题被细分下去，以及修道者的帷幔被追溯下去的话，其数目有可能会不下于七万。但是如果你调查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不是在我们所列出的种类之内，因为人们只可能被人的属性、或感觉、或想象、或理性的类比，或纯粹的光所遮蔽，正如前面已经论述过的。

这就是我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所能够想到的，尽管问题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当时的理解是不集中的，我的观念是分散的，并且我当时关心的是另外一个学科。我对提问者的要求是他祈求安拉原谅我的笔所膺越之处，以及我失足之处，因为投入进神圣的诸秘密的海洋里是危险的，在人的帷幔之后去穿透神圣的诸光是困难的、不容易的。